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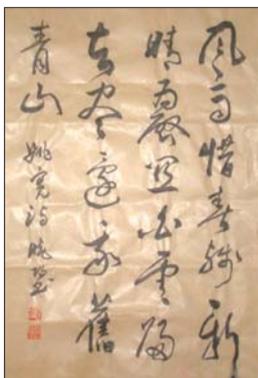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刘高

南宋姚宽能文能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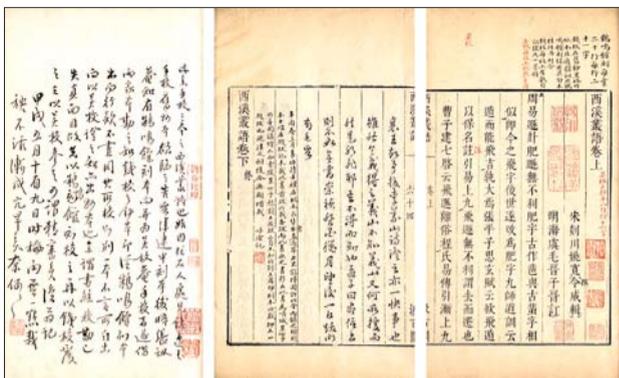
写了有料有趣的《西溪丛语》

2012年至2013年,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向彤承担了《西溪丛语二卷》的整理与研究项目,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“《子海》整理与研究”子课题“《庄子解》等子书整理”项目之一。

“姚宽的知名度并不高,但《西溪丛语》诞生至今,影响很大,版本和后人点校也非常多、杂,整理起来非常麻烦。”袁向彤说,为此她特地跑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待了几天,查询那里的善本。还托在北京、南京等地的研究生进行查阅点校。“那段时间,课余时间都在忙这件事,真是心力交瘁了。”



姚宽诗《春晴》



《西溪丛语》善本

生于乱世

南宋姚宽能文能武

姚宽(1105-1162),字令威,南宋越州嵊县(今属浙江嵊州市)人,著名史学家、科学家,年少即以夙儒入仕,至权尚书户部员外郎、枢密院编修官。

姚宽生于乱世,亲身经历了靖康之变。建炎年间,其父姚舜明在抗金斗争中立下战功,受父亲影响,姚宽亦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,曾入主张抗金的李光幕府。姚宽认为守险莫如用弩,改进了韩世忠的造弩技术,制造出三弓合蝉弩这种有很强性能的武器,并撰写了《弩守书》。可见姚宽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儒生,而是务实有为的志士。

据《宝庆会稽续志·姚宽传》记载,金主完颜亮攻宋,姚宽主张坚决抵抗,并根据天象预言完颜亮“背盟犯岁”,灭亡指日可待。“未几,亮果自毙。”

金主完颜亮于绍兴三十一年(1161年)败亡,时年57岁的姚宽也见证了这一刻,次年才去世。

宋时笔记著作颇丰,成书于1153年的《西溪丛语》以其内容之广之精占重要一席。袁向彤在研究过程中就发现,姚宽一生所涉艺术门径较宽,长于工技,善于词章,颇工书法,篆隶皆佳,其著述有《西溪集》十卷,注司马迁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等等,但仅有《西溪丛语》留存于世。

著于盛世

《西溪丛语》有料有趣

宋代文学、科技繁荣,也诞生了一批杂家,姚宽就是其中之一。在《西溪丛语》中,姚宽视野广阔,所论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历史人物与事件、历代典籍、诗词典故、名物常识、山川地理和官职制度等,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。

在《西溪丛语》中,训诂学

者能参考其辨音释义、校订考证,如其考证韩愈《进学解》中的“直”读平声。研究诗歌者能参考诗词之所本与出处,比如姚宽考证苏东坡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出自宋代道宣的《感通录》:“庐山七岭,共会于东,合而成峰。”爱好奇闻异志者能读到关于世上最早比重计与球形闪电的记载。

《西溪丛语》中“花中三十客”的叙述历来为人称道。姚宽将花人格化,用花比拟人的精神,气节。比如“牡丹为贵客,梅为清客。”“踟蹰”即杜鹃花,称为“山客”;丁香的花苞极像人的愁心,这种表示愁思的又称“情客”。

“里边甚至还有矿物和岩石、航运潮汐、外来宗教等方面的记载。”袁向彤说,“这套书内容驳杂,很有意思。”

除了博学,姚宽治学之严,考证之精也令袁向彤印象深刻。如秦始皇巡游江南东下会稽,命丞相李斯手书碑文勒石

记功于鹅鼻山山顶,姚宽记述自己曾于绍兴初年实地探寻,发现痕迹尚在而字句已无从分辨。苏轼在《水龙吟》中自注“杨花落水为浮萍,验之信然”,而姚宽则考证:“花即初发时,黄蕊子为飞絮。今絮中有小青子,著水泥沙滩上,即生小青芽,乃柳之苗也。东坡谓絮化为浮萍,误矣。”

另外,姚宽还对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的生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,记述了“关中望姓之首”的韦氏大家族的这位公子早年“豪纵不羁,横行乡里,乡人苦之”的行迹。

袁向彤说,《西溪丛语》的不足之处,主要在于有些观点过于牵强,如说杜甫“俊逸鲍参军”句为讥讽李白。同时《西溪丛语》也偶有考证不够允当,如注刘禹锡诗“翁仲”,不知其不作于洛阳,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析其书优劣,认为“大致瑜多而瑕少”。《中国名著大辞典》指出此书“考辨尤为精核”。

范仲淹风流轶事

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是一位圣贤级的人物,但正如当时社会流行的名士狎妓之风一样,范仲淹也有这种风流雅致。《西溪丛语》中“范文正诗墨迹”记载了他做鄞阳太守的一段浪漫故事:

范仲淹当时喜欢一个乐籍官妓,以致移官他州后仍念念不忘,寄诗云:“庆朔堂前花自栽,为移官去未曾开。年年忆着成离恨,只托春风管领来。”“庆朔堂”据说是当时群僚为范仲淹接待这个乐妓饮酒论诗之用。离别之后,他还用绵脂寄其人,并题诗云:“江南有美人,别后长相忆。何以慰相思,赠汝好颜色。”不但以诗相赠,还有化妆品这样的礼物,可见范希文之情调。

历史上最早记录“球形闪电”

历史上最早的关于“球形闪电”的记载,就出自《西溪丛语》中“汤火药治天灾”一节:

台州安圣院有僧师肇,端午那天,在寺院里打坐,“忽闻屋瓦有声,火光一线,下至地。少顷,遂大如车轮,先燎僧之左臂,次及右臂。忽入于背,不见,久之,复为一线,飞去,出屋,即震雷一声。”其他和尚发现他已晕过去,但还有呼吸,看他的袈裟,背部“一圆孔如钱”,再看内衣,“圆孔如碗”,脊下皮肤烧一圆形创伤。他醒后感到创处很痛。

姚宽亲手调以“汤火药”为僧师肇疗伤,于一个月后痊愈。姚宽认为这是“天火”,他虽然觉得“怪异如此”,却无夸大、神化之辞,叙述平实可信。

读书趣闻

一本书的记忆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有一次被父亲揍了一顿,因为我

我把父亲打酒的钱,买了一本叫《林海雪原》的书。

拿买酒钱买了书 父亲揍了我一顿

记得是一个麦收季节,那时的麦子全靠人工收割,生产队的男女劳力中午都在麦地里吃饭,累了一天的父亲晚上总要喝上几杯小酒解解乏。学校刚放假后的一天,父亲交给我2元钱和一个装酒用的泥瓷坛子,让我去县城的供销社买酒。

在路过一家书店的时候,我迟疑地停下了脚步,因为我想起了梦寐以求的书:没钱买那怕看一眼也满足。想着想着不经意间脚已迈进了书店的门。在书架上,我看到了那本书——《林海雪原》,四个字是那么醒目,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我。我看了看书的价格,一块八毛五,而当时一斤肉才五毛多钱,如果不是农活太累,父亲是舍不得拿钱打酒的。两元钱握在我手里,沉甸甸的,我摸了摸钱,迟疑不定。买了书,父亲买酒的钱就没了,可我太想得到这本书了!闻着散发着墨香的书,我动了心,忘记了这样做的后果,还是掏钱买下了它。我此时的心情比过年买了新衣服、鞭炮还要高兴。

傍晚,父亲从山上回来问起买酒的事,我撒谎说路上不小心把酒坛打了,父亲的脸腆得老厚,一个劲地埋怨我办事太莽撞,自言自语地唠叨:怎么那么不小心呢!没有了酒,父亲的晚饭吃得没那么香,看着疲惫的父亲躺在炕

头呼呼大睡的神态,我心里感到有点内疚。

我还是没有瞒住父亲。第二天早晨,在我熟睡的时候,过来喊我吃饭的父亲发现了掖在枕头下的书和夹在书的一角五分钱。父亲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炕上拽到地下,脱下鞋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顿打,边打边喝斥:小小年纪学会撒谎了,书能当饭吃吗?揍完了,父亲觉得不解气,气狠狠地书摔在地上,摔门而去。我没有哭,也没有怨恨父亲,捡起地上的书小心翼翼地弹去上面的尘土,找来一张旧的墙画,工工整整包好书皮,正正规规地用铅笔在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。

于老师讲林海雪原 激发我的读书兴趣

我之所以入迷这本书,缘于学校一位叫于桂敏的老师。当时学校每周有一节故事课,给我们讲故事的就是于老师。记得于老师讲的故事就是《林海雪原》,因为没有书,于老师只讲故事的大体轮廓,但我们从故事中知道了少剑波、杨子荣、孙大德等英雄人物,以及座山雕、许大马棒、栾平等那些可恶的土匪。

台上于老师讲得声情并茂,台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,教室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。从那时起,我迷上听故事,迷上了《林海雪原》,一到故事课就欢呼雀跃地早早跑进教室,等着故事

开讲。每到下课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,听得不过瘾,闹哄着让于老师再讲一小段,那怕三秒钟也行。于老师自然不会答应,还幽默地一笑说: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《林海雪原》的故事只讲了一半,于老师要调到别的学校任教,以后可能再也听不到了。于老师临走前,我问他,书在哪里买得到,多少钱一本?于老师告诉我,书店里买得到,大概不到二元钱一本。我不敢有这个奢望,因为平时跟父亲要二毛钱的买本费都得费不少口舌,何况买书呢。那次要不是让我去买酒,我有那个胆也没有那个机会。

我成了香饽饽 连父亲也入迷

在那个年代,我成了村里唯一买书的人。有了心爱的书,我爱不释手,白天利用空闲时间看,晚上趴在被窝里照着煤油灯看。书中智取奶头山活捉杨三愣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我,读到半夜了竟没有一点睡意。村里的小伙伴天天缠着我给他们讲《林海雪原》的故事,有的还从家里偷来点心“贿赂”我。我给他们讲土匪夜袭夹皮沟时义愤填膺,小伙伴们恨透了土匪,个个握紧小拳头,恨不得把土匪砸扁才解恨。当我眉飞色舞地讲到杨子荣智斗座山雕时,小伙伴们入了迷托着小脸腮聚精会神地听,生怕漏掉了故事



徐爱清的《林海雪原》

内容。不知不觉到了吃饭的时候,我也学着于老师卖个关子——且听下回分解,惹得小伙伴们个个噘起小嘴,悻悻地离开了。

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,前来借书的人挤破了我家的门槛,晚上坐在我家的炕上一边跟父亲拉呱,一边露出要借书看的话词。我从心里舍不得把书往外借,担心书会被看坏了。父亲说,买书就是看的,搁在家里不如让大伙都看看。父亲之所以舍得外借书,是因为我在饭桌上经常给他讲书中的故事,父亲听得了瘾,不再埋怨我拿买酒钱买书的事。他觉得与其把书放在家里,不如让更多的人看到,这样买书的钱也算没白花。

书一直在村里传看了两个多月,快过年的时候我才从会计家里拿回家。书皮已经揉搓得

不像样子,书内有的页沾上了油渍菜渍,有的地方被烟烧出了黑洞,还有的页上划上一道一道的铅笔痕迹,书的中缝已裂开,整本书破烂不堪。我心疼地用浆糊重新糊好已裂开的中缝,用橡皮擦去书页上的污迹,重新包装了书皮后把书放在了柜子里珍藏起来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,生活水平提高了,我又花钱买了一本新版《林海雪原》。

是于老师的故事让我有了买书的愿望,是《林海雪原》这本书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。在以后的几十年里,我读过许许多多的书,印象都没有《林海雪原》那么深刻,儿时读书的情景,成为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。

莱阳读者 徐爱清

征稿启事:如果您有关于读书的趣事,欢迎投稿至jrytdz@163.com